

文登于氏藏书考

沙 嘉 孙

文登于氏是一个古老的大家族，有清二百六十年间，以藏书名家者代不乏人，真可谓源远流长。尤其是道咸间的于昌进于昌遂弟兄，家富万签，且多宋元旧槧及名抄精校；在山东，可与临清徐氏归朴堂藏书相媲美。然而，在咸丰之前却为世人所不知。咸丰之后，藏书渐出，往往有惊人之本，这才引起书林和学界的重视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瞿启甲所编《铁琴铜剑楼书影》中收录了于氏所藏宋刻本两种，以后各家多有著录者，于氏藏书的面目才稍显于天下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涵芬楼影印了宋刻本《愧郾录》，日照王献唐先生购得此书，深有感慨地写下了一段跋语，他说：“原书为吾东文登于氏故物，传世之宋本《公羊传》亦然。其家固多珍籍，世无藏书之名，东人不喜炫异故也。”^①王欣夫先生在《藏书纪事诗补正》中也有“东鲁藏家，杨氏父子外当推于氏昆仲”之语。^②可见于氏不愧为清代藏书大家。然而他们的藏书事迹至今鲜为人知。近现代关于藏书家的专著、辞典中罕见记载；或偶有提及，也是语焉不详，甚至张冠李戴，多有舛误。王欣夫先生曾有“征其事跡以补之”的打算。但是，大著未成，先生已归道山。前几年顾起潜老先生莅山东，又问及于氏藏书，希望早日搞清这一问题，可见前辈对此事的高度重视。我多年收集山东私人藏书资料，曾与王绍曾老先生合撰《山东藏书家史略》一书，1992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印行。书中对于氏藏书亦言之未详。几年来，心中时感不安。因此，特撰此文以补

之。不过仍是挂一漏万，缺略之处尚多，只好等待知情人士及专家的补正了。

(一)

清初是我国私人藏书的鼎盛期。这时于氏家族中也出现了众多的藏书家。最早的就要数于涟了。于涟，字清漪，号桐江。顺治十一年（1655）与父亲于鹏翰同登进士第。授云南楚雄府推官。后补浙江义乌知县。因为协助浙闽总督山东武定人李之芳剿匪立了大功，于康熙四年（1675）升户部云南司主事，转吏部文选司。因前功蒙优奖，加十一级，晋阶一品；特赠四代正一品封典。不久又被提升为本部员外郎，转郎中。但是他命不寿，五十四岁就病死了。^③于涟平生嗜读书，喜欢作诗。父子二人都善收藏，家中弄书不少。邑人丛大为所撰《特授光禄大夫桐江于君墓表》中有“光禄藏书万卷”之语可证。经过他的儿子于念祖、于绍祖，一直传到孙子于式敷手里。

于式敷，字德一。诸生。《县志》记他，“性情直方严励，棱棱不合时宜。家居城市无妄交，暇则策蹇驴，率小奚奴，往来交山道上，见之者不知为贵介子。”在当时人看来，他颇有些怪癖。更坏的是，他视酒如命，四十岁就因饮酒过量而去世。邑人赛珠《挽于德一同社诗》中有“游戏尘寰四十年，醉乡一去呼不还”之句，算是替他作了总结。和于涟一样，他很喜欢作诗，其诗集名叫《学步草》，《县志》、《府志》、《山东通志·艺文志》均有著录，然今亦不传。于式敷嗜书如嗜酒，于涟的藏书发展到式敷这一代达到了顶点。《县志》载：“式敷性嗜书史，楼头数万卷靡不周览。”可见式敷收藏之富。可惜的是，后人不能保守，式敷卒后，很快就散失殆尽。笔者遍检诸家簿籍，未见有著录者，可能已不存于天壤之间了。

(二)

稍晚于于涟出世的于熙学，不但聚书宏富，且雅善收藏；后人又慎于保守，历经二百余年，尚有传于今世者。于氏藏书活动至于熙学，其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。

于熙学，字无学，晚号秋溟。家住文登县大水泊，世称大水泊于氏。他的祖父于可迁是清初名臣。曾官工科给事中，后周历六科。他刚直不阿，敢于直谏，顺治帝称他为“直谏议”。康熙时官至户部左侍郎，《清史稿》有传。他很注意教育后代，买了不少古书，供他们学习。他的长子于其珫就是熙学的父亲。其珫于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取得了贡生的功名，后来也没做什么官。他很喜欢写文章，讲究章法和用词，就是一篇短札，也不随便下一字。《县志》评论他的文章“谈而远，古而逸”，当时的大学者何焯就很欣赏他的作品。其珫家庭殷富，购置了不少书籍，收藏在他的树笔堂内。每日键关却扫，流连于书海之中，以著述为乐。有《树笔堂杂文》一卷，历城王苹为之作序，说他“诗笔尔雅，识解卓犖”，可能不是虚论。遗憾的是，他三十多岁就死了；由于生年太短，所藏善本不多，因此流传下来的也就很少了。笔者仅知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有旧抄本《能改斋漫录》一种，书中钤有“于氏树笔堂印”。④熙学幼年丧父，由他的叔父于其珣督教成人。但父亲那种嗜书之风却深深地影响了他，他从小就喜爱文学，尤其迷恋诗歌。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历城著名诗人王苹中进士，授县令。因母亲年老，就近改任成山卫教授。成山卫原属文登县，于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改为荣成县，就是今旧荣成，与大水泊是近邻。王苹的到来，使熙学欣喜若狂，立即带着他的诗作登门求教。王苹很喜欢这个求知若渴的后生，与他长谈数日，授以诗法，从此熙学的作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。后来熙学就成了王苹最得意的门生。待分别时，王苹赋三十六韵长诗留

别：“……往返喜倾倒，书尺慰别离。标举望吾子，期待匪吾私。……”爱徒之情益于言表。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熙学以副贡生官工部虞衡司郎中，在京师刊行了王苹的诗集《二十四泉草堂集》。此书共十二卷，收诗一千零二十六首，占王苹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，今多作善本收藏。熙学自己的诗作写得清微谈远，颇得王孟遗意。因为喜游荣成南之道教洞天福地铁槎山，故名其诗集为《铁槎樵语》，未梓行。是书原为十卷，然光绪《增修登州府志·艺文志》著录为二卷，可知全集至清末已佚大半，清张鹏展采入《山左续诗抄》。王苹为其所作序今犹存，是研究二人关系的有用资料。序云：

宋严沧浪论诗，惟在妙悟兴趣，以不涉理路，不落言筌为上。而自负其论如那查太子，析骨还义，析肉还母，沧浪之论魁矣。而余谓为诗欲如沧浪之论，亦欲如沧浪自负之语。盖诗未有不收视返听，惨淡经营，移日分夜，寂寞求音而能诣其极者。故妙悟由于沉郁，兴趣生于顿挫。东野之寒号，后山之吟榻，与沧浪自负之语曾无少异矣。于子秋溟，少司龙河先生冢孙，拥书万卷，清吟海上。以余为孤行之知途，出其诗卷是正。余师友零落，旧学销亡，愧于秋溟无能相长，因举余之旁通于沧浪者，以告之秋溟。古心目鞭，横空硬语，其为诗多有合于沧浪之论，或不河汉吾言也。⑤

王苹师承新城王士禛。渔洋谈诗，大抵源出严羽，以神韵为宗，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。熙学得渔洋诗派一脉相传，诗意清远，的确没有辜负王苹的一番苦心。他又通书法，亦仿唐人，刚方磊落，细筋入骨，颇得欧柳之神。

熙学好学嗜书，且熟知文字与版本目录之学。王苹《柬无学都下》诗有云：“姑余山中有于子，年始妙英富文史。《三苍》《七录》罗心胸，一砚轩然紫海水。海上天风起天涯，春来浩荡醉京华。持将盛年较入洛，瓦屋东头翠帙斜。”⑥当非虚语。文

字与版本目录学知识，给熙学的聚书活动插上了双翼，又为他的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治学很勤奋，稍有余暇即伏案校书，终身不懈。特别注重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。雍正三年（1725）曾引据所藏史册及各家文集，订正顺治十七年《登州府志》。此志为宣城施闰章所纂，是清初方志杰出之作。然是时嘉靖旧志已亡，而八属邑志又未备，记载难免阙漏。熙学订正，当有较大增削，然书稿今亦不存，不可知其详情了。在这之后，宁海（今山东牟平）人张崧来熙学家设馆，历时十一年，尽阅东始山房藏书，是最知于氏藏书底蕴者。张崧，字洛赤，一字南赤，号钟峰。雍正四年（1726）举人，丁未（1727）会试明通榜，四上春官不第，即到熙学家任教。^⑦张崧是个勤于著述的人，东始山房所藏数万卷图书对他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十几年里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，其学大进。后被郡守张某延为瀛州山长，撰有著作多种。光绪《山东通志·艺文志》著录有：《幼海风土辨证》不分卷《修志管见》一卷，稿本今藏山东省图书馆；《山蚕白蜡虫谱》一卷《北菌谱》一卷，清抄本，今亦藏山东省馆。复有《旅食贤己录》、《眼学堂诗集》、《向若稿》等。《牟平遗香集》张崧小传云：“尝以吾邑文献缺如，遂举郡县沿革，古迹暨山川、物产之异，裒采群书而讨论之，辨其讹舛，颜曰《幼海风土辨证》十四册及《修志管见》一卷，稿未订，尚秘藏于家。”此书之撰当得助于东始山房丰富的藏书。张崧治学颇重实用，且致力于方志的修纂，当亦受熙学影响。

熙学于校书之余，是否编有家藏书目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只知道乾隆时著名藏书家益都李文藻曾亲至其家，观其藏书，并编入他的《所见书目》之中，江阴缪荃孙《云自在龕随笔》【记其事云：

李南涧欲作书目一编，所藏者曰《所藏书目》；所见于人家者曰《所见书目》，皆详其卷数，录其序跋，并镂板年

月；而近年人家书目所有而未得见者，曰《所闻书目》。以清初为断，若焦氏《经籍志》则不及之。所见黄叔琳、朱竹君、纪晓岚、冯益都、赵泰安、周林汲、于文登、李诸城、卢德州。

文藻著此三种书目，见载于翁方纲《李南涧墓表》。文藻卒后，书稿不知流落何许。艺风见多识广，此记定有所依据。南涧将熙学（于文登）与黄叔琳、朱筠、纪昀、冯溥、周永年、卢见曾诸大家并列，可见熙学藏书在清初已著名于世。后因文藻书目失传，遂被湮没。同被湮没者复有泰山赵国麟（赵泰安）、诸城李文驹（李诸城）。国麟曾任文渊阁大学士，为官清冷绝尘，而聚书独富。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即载其藏本。今世如《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》、《传书堂善本书志》、《双行精舍书跋辑存》、《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古籍目录》等，均有著录。尤其是泰安王价藩《仅好书斋藏书志》（稿本今藏泰山文管会）和他所辑的《泰山丛书》（稿本今藏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，又有扫描复印本）记载更为详细。然《天禄琳琅书目》云，“泰安赵氏，未详其人”。叶昌炽见此，不胜感慨，在《藏书纪事诗》中说，“虽名氏仅存，不可不表而出之”。王欣夫先生补正《纪事诗》，亦未详其事迹，余因撰《泰山赵氏藏书考》一文，国麟名字方显露于世。文驹亦出身于藏书世家。叔曾祖澄中以诗名于清初。祖华之官至刑部右侍郎，家多赐书。文驹本人官至户部给事中，搜罗图籍至十余万卷，其中颇多秘本。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、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等书中尚有著录，然亦无藏书之名。山东藏书家多有被湮没者，不止熙学、国麟、文驹三人而已。王先生和我所撰《山东藏书家史略》搜罗至559人，其中此种藏家比比皆是。山左藏书家慎保守，不宜扬，是其一大特点。然而，这就给现代研究藏书史及文化学术史者带来许多不解之迷。很多重要传本源出于山东，却不知为谁氏收藏。《史略》一书在这方面进行

了一些探索；然而，更深更细致的工作还有待于来日。

熙学所藏善本笔者知见者有十种：

1.《吕氏家塾读诗纪》三十二卷，宋吕祖谦撰。明刻本（卷五至八抄配）。钤有“于氏东始山房印记”朱文长方印、“损堂藏书善本”白文方印。清末归德化李氏木犀轩，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^⑧

2.《南濠题跋》四卷，明都穆撰。清初抄本，二册。今藏北京图书馆。^⑨

3.《能改斋漫录》十八卷四册，宋吴曾撰。旧抄本。是书分事始、辨误、事实、地理、议论、乐府等十三大类。对史事、名物制度、诗文典故多有考证。明季从秘阁抄出，日照焦竑藏有抄本。清初多以焦氏抄本传抄，此本亦当同出一源。时在诸刻本之前，极有校勘价值。原为其珫藏书，有“于氏树笔堂印”；后传至熙学，有“于秋溟家秘本”朱文长方印。今藏杭州大学图书馆。

4.《宾退录》十卷，宋大梁赵与时撰，清康熙间抄宋书棚本，有“于秋溟家秘本”、“东始山房印”，竹纸二册^⑩

5.《归潜志》十四卷，今存八卷。元刘祁撰。前有新城王士禛序，此书传抄本多不全，朱竹垞本存九卷，铁琴铜剑楼本存十二卷。此本系据新城王氏池北书库抄本传录。士禛序称，“此志犹首尾完好，是可宝也”。可见渔洋不知有十四卷全本，而以八卷本为完书，亦智者千虑之一失。书中钤有“红药书庄”椭圆印、“于式山字仲樽印”、“于秋溟家秘本”、“于氏东始山房”诸印。查光绪《文登县志》无于式山，而有于式之，为于昌遂子。昌遂为昌进兄，疑式山为昌遂昆仲之子，然未敢臆断，其人待考。此书于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归傅增湘先生。^⑪

6.《老子亿》二卷四册，明王道撰。明嘉靖四十年（1566）无锡安如山刻本。书末刻有“无锡后学安如山校刊”一行。撰者

王道，山东武城人，正德进士，官至吏部右侍郎。是书大抵以儒解老，间引他说，每章作解。校刻者安如山，无锡人，明嘉靖进士，是弘治间以铜活字印书著称的安国之后。书中钤有“于氏东始山房印记”朱文长方印，又有“直隶教育厅检查图书印”及日人“月明庄”印，民国间流散异邦，今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，沈津先生亲见之。^⑫此书罕传，今国内仅存两部：一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；一存台湾中央图书馆，为1986年严灵峰先生捐赠者；日本尚存一部。天壤间仅此四部而已。

7.《梁谿漫志》十卷一册，宋费衎撰。清初抄本。前有宋绍熙三年（1192）自序，次宋开禧二年（1206）《国史实录院牒》，末有楼钥跋。此书记旧典遗文颇多，卷内有“于秋溟家秘本”、“东始山房”等印记。后归北京图书馆，王重民先生亲见之。^⑬

8.《鹿皮子诗集》四卷，元陈樵撰，卢联辑。旧抄本。有明正德戊寅（1518）慈谿周旋序。书内钤“于秋溟家秘本”朱文长方印。别有杜储辑本，不及此本完备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古书流通处购得，曾送傅增湘先生审阅。^⑭

9.《赵文肃公文集》二十三卷十册，明赵贞吉撰。明万历间赵可怀闽刻本。卷内有“于氏东始山房印记”。为北京图书馆收藏。

10.《碧溪诗话》十卷三册，宋黄彻撰。清初抄本。行书。后录朱竹垞跋。钤有“于氏东始山房印记”、“云轮阁”、“荃孙”各印。此书为江阴缪荃孙所得，后归周叔弢先生。1952年周先生捐给北京图书馆。^⑮

从上可知，熙学藏书多抄本，或许是其一大特色吧。这些藏书可能就是李文藻《所见书目》中的一部分，至民国初年始散出，可谓有功后世了。

(三)

至道咸间，文登于氏藏书达到极盛，出现了于昌进这样的大家。然昌进的生平事迹也最难搜寻。光绪《文登县志》卷六在其父于颐发传之后附记云：“昌进，副贡生，署淮阳兵备道，诰赠荣禄大夫。”仅十七字而已。后检光绪江苏《清河县志》卷十七，反倒有昌进传，是最详细的资料，现全文抄录如下：

于昌进，字湘山，荣成人。由副贡生官南河。历署睢南、海防、宿北同知，补里河同知。精实干练，孜孜奉公。每伏秋异涨，大府倚昌进以办，晨夕风雨中屡濒危险，卒无愆事。道光二十二年河决中牟工，下游千里率成平陆。漕艘壅杨庄之塘河，不得渡。昌进建策，辟清口引淮济运，运以畅行。二十七年夏，河大涨，吴城堤将溃，清邑适当其冲。抢堵扫二十余日不可守，民情汹惧，昌进请于河督，劄七堡堤，泄水入湖，清邑数十万生口遂获无恙。当是时，南河号积弊区。天使驿临，有所验问，案牘纠葛百端，自旧官宿吏，人人袖手，噤不敢置对。唯昌进深悉其机牙，条晰而梳栉之。以故先后河督麟庆、潘锡恩、杨以增无不礼重昌进若左右手，历奏以沿河知府、河工道员补用。尝蠲俸修文曲沟，建王渔洋祠。尤喜奖掖后进，凡书院课士，订膏火，别良桮，必丰必饬。粤贼踞金陵，招募练勇，设局曰安镇，联络城堡，部分肃然。时知清河县吴棠，方署邳州事，昌进言于大吏曰：事亟矣！定乱止暴，非棠无可与集事者。立檄回任清河，截留溃勇，搜缉土寇，驰檄四方，克斯灭贼，河北人心大定，昌进本谋也。以风痹去官，未几卒，年五十一。昌进晚年，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。据史书记载，太平军在咸丰三年（1853）三月占领南京，不久即陷扬州，举行北伐。当时扬州郊外有清军北大营重兵把守，太平军北上受阻，因而改道安徽

直奔郑州渡黄河北上。清河一带只偶有捻军的小股游击活动，所以未能陷城。传文所言当指此时。至咸丰八年(1853)八月，太平军破北大营，与捻军携手，其势力才至清河一带。咸丰十年(1860)捻军攻清河，城陷，而传文未提。估计这以前昌进已卒。胡珽于咸丰七年即见昌进藏书散出，八年铁琴铜剑楼已有购藏，也可作为昌进去世的旁证。因此定昌进约生于嘉庆十二年(1807)，卒于咸丰七年(1857)，不会有大错。

昌进出生于一个藏书世家，喜好藏书并非偶然。他的父亲于颐发就是一位藏书家。颐发曾任高堰通判，宿北同知。道光十四年(1834)调外南同知，加知府衔，署淮阳兵备道。^⑩长子于昌遂自书诗稿后有云：“先世藏书最富，肆意翻阅，穷二年力，上溯汉魏，下逮清初，洎乾嘉间诸集，无不涉猎。”颐发藏书，就集部而言，已成系统，可想见其富。颐发有三子：昌遂、昌进、昌迪。昌迪志无记载，而昌遂、昌进皆嗜书。昌进于道光二十二年任睢南同知，已充分显示出他的精明强干，受到上司的器重。二十八年(1848)杨以增为江南河道总督，驻清河。三十年(1850)以增任命昌进为里河同知，并奏以沿河知府、河工道员补用。清代道员多兼兵备道，因此《文登县志》记昌进“署淮阳兵备道”，当有所依据。昌进基本上承袭了父职。此时，太平军由南向北发展，迅猛异常。江南各地藏书，一时相竞散出。其中以长洲汪士钟艺芸书舍藏书最富。汪氏于道光初年尽收黄丕烈士礼居旧藏，复得周氏水月亭、顾氏小读书堆、袁氏五研楼之书，庋架富且博，为江南藏书大宗。此时亦陆续散出，被清廷官兵及书估携至清河者颇多。昌进三、四年间所得甚夥，仅道光三十年一年内就得士礼居宋本数十部，其购藏之速，实在令人惊叹。以增时在河督任内，亦因利乘便，得精帙殊多，以粮船运载至鲁。此时瞿氏铁琴铜剑楼尚自顾不暇，未能及时购藏。江南善本多归山左聊城杨氏海源阁及文登于氏小谟觴馆。然昌进与以增同在一

地，且为其下属，昌进藏书，以增却悄然不知。《楹书隅录》记元刻《梅花百咏》以增案语云：“咸丰辛亥，有估人持此本与宋刻《梅花喜神谱》来袁江求售。余极思并购，而《喜神谱》忽为他人携去，至今犹萦梦想云。”其实，此书正是昌进从他眼皮之下取走的。李详《愧生丛录》记其事云：“宋刻《梅花喜神谱》，黄氏士礼居旧藏，《百宋一廛赋》载之。黄氏之书展转数手售于杨至堂河帅。余友文登于彤侯之先德官南清河日为之平章，其人以是书及宋版《苏老泉集》相赠，传至彤侯，复转售于潘伯寅尚书。（彤侯亲为余言。）此谱海内无二本也。”^⑩这是以增梦中绝想不到的。《楹书隅录》中以增案语及其他撰述只字未提昌进其人其书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按李详此说，昌进这时的聚书活动是十分活跃的，与携书官兵及书估的关系也非同一般，实际上他已以中间人的身份与书林为伍了；以增有些藏书可能就是经昌进介绍而购得的。更富戏剧性的是，以增在咸丰五年卒于任上，昌进不久也随之去了，他二人的关系也就成了历史的悬案。

昌进卒后，藏书随即在清河一带散出。首先收得于氏藏书的是书估沈锡堂。胡珽从沈氏处见到宋刻元补抄本《重雕改正湘山野录》，时在咸丰七年。沈氏、胡氏实为最早经眼于氏书者。后多被瞿氏铁琴铜剑楼、蒋氏传书堂所得。至李详撰《愧生丛录》之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四十余年陆续散尽了。于彤侯为昌进子，其生平不详，待考。光绪《文登县志》有于式之，是昌遂子，说他入荣成籍。昌进、昌遂自称“不夜于氏”，古不夜城即在荣成县境内，《清河县志》故记为荣成人，是正确的。荣成县在雍正十三年以前属文登县，因此于氏自称祖籍为文登人，也无不可。

于昌遂，字汉卿，生于嘉庆九年（1804），为婺源齐学裘女夫，齐彦槐（1774—1841）孙女婿。廪贡生，候补知州。后居清江浦。同治二年（1863）役南通，往来狼山、司渔诸港，四年移

泰州馆课。晚年卜居扬州，约卒于同治末。临终自为墓志，遗命葬平山堂之下。他十三学诗，出语辄为名辈所赏。后学殖日富，旁览诸子百家之编，愈契于诗。其所作，天葩焕发，雨骤风驰，笔薄霄汉，气卷风涛，故能树帜骚坛。于山左新城、高密派外、凌空独步，是晚清山左诗坛的佼佼者。著有《驪提精舍诗稿》十二卷。自书《诗稿》后云：

余作诗二十余年，得诗二千余首，因事因年分十一集。久思删订，重录一过，苦无定识。偶有就正，人所许可，每不惬意；惬意者，人或不之许，以是愈无定识。乙丑（笔者按：即同治四年）赁居泰州，江都郭尧卿馆余家，课儿子辈读书。暇，煮茗挑灯，与纵谈汉魏、六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迄国初，以抵乾嘉诸作者。每自抒胸臆若干首。昔为人所不置可否，或指为疵累者，尧卿率取之，大抵五言为多。众所标识，或芟之，则七律七绝为多，余始恍然。证以二十六年学力所至，少陵谓得失寸心，知良不诬也。适有以活字板偿通者，谓兵后在扬州巨室坏墙下得之。检其字，得四万六千余，偏旁略备。喜其不灾枣梨而省抄胥之苦，鸠工印二百部，藏之篋中，以防散落。回忆余自十三岁学诗，至十五略识门径，然但能五律，他体率不成章。朝夕讽诵者，张文昌、贾闰仙、孟东野、李才江及晚唐各家五律数百首耳。越年，平乐何荔泉来，时与先从兄菊农论诗，余末座敬听，为之跃然。遂纵观三唐诸家所作，而于初唐陈伯玉，中唐刘梦得，晚唐皮袭美、李山甫四家读之，辄索然。《杜集》则心知其佳，口不能道其佳处。是时，他体亦稍稍为之，意中犹茫茫然无归宿也。又牵于举业，不得专力于此。至十九岁，偶患咯血症，废读。性情所嗜，藉以养疴。先世藏书最富，肆意翻阅，穷二年力，上溯汉魏，下逮国初，洎乾嘉间诸集，无不涉猎。其间读不能终卷者，唐以前惟《康乐》一集，后

则《山谷》，今代《随园》、《船山》、《瓶水斋》耳。善乎，李子德之言曰：“殚心五古，他体虽缺，诗人也。诸体森然，而五古未称纯诣，犹之半诗人也。”余服膺《新语》屏去诸集，唯取子德所评《汉诗音注》诵之。三年，乃悟五古妙处只在兴象断续间，太白、摩诘颇理会到此。若少陵前后《出塞》、《梦李白》，正如秦始皇郡县天下，圣人复起不能更其制，而先王典策荡然矣。唯《佳人》一篇，转出太白、摩诘上。昔老聃作《五千言》，非不能祖述尧舜，盖不欲以可道之道，可名之名与尼山同千古耳。是由读《庾开府集》，悟五律妙处，只在先后浓淡间，唐人合作率如是。厥后能见及此，仅《翁山》、《愚山》。读《玉谿生集》，信王荆公晚年之论不诬。后来知此者，唯梅村。七古一体，余始步趋东坡，后读《敬业堂集》，见初白殚一生学力，仅成偃师之技，信东坡天才。千里马固善走，岂能与大鹏较远近耶！遂取梅村歌诗读之，又上窥庾、鲍，而以李、杜、韩、苏之才气格律行之，与香山实风马牛也，今之学梅村体者，率袭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面目，不知二诗实《长庆集》中下乘。见不及此，何能望梅村项背耶？此余二十年学力所及，如严沧浪所谓安身立命处也。诗稿印成，信笔书后，求尧卿为序。诗之道果应如余所言耶，或余有所偏执耶。

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在于氏小谟觞馆中，聚书者为昌进，读书者实为昌遂。他所读之书，亦即所藏之书，由此也可见于氏藏书之一斑。昌遂嗜诗，如狂如痴。他的诗作深受乾嘉诗风的影响，重于质实。很多作品讽世极深。又多为有关捻军史诗，涉及太平天国军事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他的诗集在同治五年用活字排印了二百部，今尚有传本^⑧。文中提到的从兄名叫于昌运，字菊农。是道光戊子（1828）副贡生，甲午（1834）中举人，拣选知县。赋性

孤傲淡泊。少年即从父兄宦寓清江，清江浦地处纷华征逐之场，而座无谈客，时人罕识其面。唯喜读书，尤潜心于根柢之学。曾撰《诗经正韵》一书，又采辑各家《易》注数十万言，附以心得，多能发前人所未发。亦嗜诗，著有《菊农诗集》。然四十岁就病死了，昌进为他撰有墓志铭。于氏父子兄弟多好读书、藏书，这几乎形成了一种风气。

于氏小谟觴馆所藏善本笔者知见者有：

《毛诗》二十卷，汉毛萇传，汉郑玄笺，唐陆德明释文，南宋刻巾箱本。宋讳匡、殷、桓、觀、慎字缺笔，而敦字不缺，盖为孝宗以后刻本。经汪士钟，于氏，铁琴铜剑楼递藏。于氏印有“于氏小谟觴馆”朱文长方印、“昌进收藏”白文方印、“文登于氏家藏”朱文椭圆印。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辑印于《四部丛刊》中。

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十二卷，汉何休撰，唐陆德明释文。宋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刻本。原藏镇江蒋春农家，后为黄丕烈、季振宜、文登于氏、虞山瞿氏递藏。有黄丕烈手跋。于氏收藏印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本”白文长方印。民国间商务印书馆辑入《四部丛刊》中，影印行世。

《麟台故事》五卷，此存卷一至三。宋程俱撰。明影写宋刻皮纸抄本。为钱谷、黄丕烈、文登于氏递藏。有黄氏手跋。后书归乌程蒋孟蘋传书堂。民国十一年蒋氏请王国维为撰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，四年乃成。国维于是书多有考证。^⑩书中于氏藏印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本”白文长方印、“湘山心赏”朱文方印。蒋氏书后归涵芬楼。民国二十三年，是书编入《四部丛刊》，影印行世。书后附张元济跋及校记。

《中兴馆阁录》十卷《中兴馆阁续录》十卷，宋陈俱等撰。宋刻宋印本，为黄丕烈、汪士钟、文登于氏、宜兴吴云、乌程蒋氏递藏。有复翁长跋。于氏印有“小谟觴仙馆”、“不夜于氏藏

书印”。蒋氏书后归涵芬楼，而无是书，不知流落何处。今仅见上海图书馆藏清钱氏潜研堂抄本，原为于思泊藏书，有余嘉锡跋。于思泊即于省吾，著名古文字学家。

《辟雍纪事》八卷《辟雍考》一卷《原始》一卷，明卢上铭、冯士骅同辑，旧抄本。钤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本”白文长方印。后归德化李氏木犀轩，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《内阁书目》一卷，不著撰人姓氏，明抄本。所载“本朝”著作内有《仁庙御制诗》四册，则当编于正统以后。书名后仅记册数，不记卷数，与钱溥《秘阁书目》同，王重民先生因疑为钱氏所编残本。原为贵池刘氏藏书，有“大明刘氏藏书”、“刘城鉴藏”二印。后为于氏所得，钤“小谟觴仙馆”、“文登于氏藏书印”等印。此书今藏北京图书馆。王重民《提要》不识“文登”二字，云：“‘小谟觴仙馆’与‘于氏藏书印’为同一印色，当是一家’其人待考。”可见有三先生未详于氏为何许人。

《晁氏宝文堂分类书目》三卷，明晁瑛撰，明抄本。此书编于明嘉靖间，为晁瑛及其子东吴的藏书目录。开端有残阙，后人又误以下卷为上卷，应为正其次序。是书在书名下多注明版刻，足以考见明代板本源流，颇有罕见之本，且多收小说戏曲。是研究古代小说戏曲史者重要的资料。原为明贵池刘氏藏书，后归于氏，钤有“小谟觴仙馆”、“文登于氏藏书印”等印记。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。1957年12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此书胶卷整理排印出版，广为流传。

《汉隽》十卷，朱林钺撰。明刻本。此书宋淳熙十年始刻于象山县学，临清徐氏归朴堂藏有此刻。元时板亡重刊，现存黑口九行本。是书为明季重刻本。书式亦古雅，唯失林钺自序。为季振宜、云间陆氏、文登于氏递藏。于氏印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书之印”，后归蒋氏传书堂。

《刘向说苑》二十卷十册。汉刘向撰。明内府抄本。朱格大

字，书法挺秀。可能是从宋本传录，原为鄱阳胡氏藏书，有“鄱阳胡氏果泉藏书”印，为于氏所得，钤“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”一印。后归蒋氏传书堂，转归涵芬楼。

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灵枢》二十四卷，唐王冰注，宋林亿等校正，孙兆改误。宋刻明刻互配本。此书《素问》十二卷为宋刻，是现存最早的板本。卷前有昌遂题记，今藏北京图书馆。《中医图书联合目录》著录。

《兰亭考》十二卷，宋淮海桑泽卿世昌撰。旧抄本。是编分本序、诗、睿赏、纪原、八法、临摹、审定、推评、法习、咏赞、传刻、释楔十二篇，末录群公题跋。《四库提要》对此考引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，尚多抨击。原为于氏藏书，有“不夜于氏藏书印”白文长方印。后为江阴缪艺风、三山林石庐递藏。^②

《金石卮言》一卷，不著撰人姓名，旧抄本。字大而佳。张长庆、于氏小谟觞馆、缪氏艺风堂递藏。于氏藏印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”白文长方印。后归三山林石庐。

《石墨镌英》一卷，不著撰人。明抄本。是编对所藏诸帖，叙考源流，足资考证。张长庆、文登于氏、缪艺风递藏。于氏印有“文登于氏珍藏”朱文方印、“汉卿珍藏”白文长印。后归三山林石庐。

《二王楷迹》一卷，不知撰人姓名。旧抄本。书中所叙二王墨迹极详备。张长庆、文登于氏、缪艺风递藏。于氏印有“文登于氏珍藏”、“汉卿珍藏”二印。后归三山林石庐。

《兰亭辑略》一卷，不知撰人姓名，旧抄精本。是编所纪《兰亭》源流颇有考据。后列宋理宗内府所藏《兰亭》百十七刻之日，足资考证。末有乾隆五年（1740）山阴潘宁手跋。张长庆、文登于氏、缪艺风递藏。于氏印有“文登于氏珍藏”、“汉卿珍藏”二印。后为林亚杰宝岱阁收藏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二卷，宋宋伯仁撰。宋景定年间刻本。是书

绘梅花蓓蕾以至就实的各个程序，凡一百个花品。每画梅花一态，即配以诗，笔法粗壮，然雕板欠精。明代为著名画家文征明所藏，清初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有著录。嘉庆六年（1801）黄丕烈至京师琉璃厂购得，后归汪士钟。汪书散出归文登于氏。书中钤有“汉卿珍藏”白文长方印、“汉卿寓目”朱文方印，为昌遂印记。后传至于彤侯，彤侯于光绪年间售予潘祖荫。祖荫未及钤印，即于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去世。弟祖年于民国十年（1921）将此书送给长女潘静淑，作为祝贺她三十岁生日的礼物。静淑夫吴湖帆特辟“梅景书屋”储之。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借以影印，编入《续古逸丛书》中。1968年湖帆卒，此书遂归上海博物馆。1981年2月文物出版社据原书套色影印行世，唯缺诸名家手跋。

《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》十卷，明慎懋官撰。明万历年间刻本。是书为四库馆藏本，《存目》即依此本著录为十卷，然他本均为十二卷，疑此为残本。有翰林院印，及长方木戳：“乾隆十八年七月两淮盐政李质颖进到华夷花木考一卷，计书七本”。不知于氏从何人所得。于氏钤有“于氏小谟觴馆”朱文长方印及“于昌进珍藏”朱文长方印。后归罗振常。^②

《容斋随笔》十六卷《续笔》十六卷《三笔》十六卷《四笔》十六卷《五笔》十卷。宋洪迈撰。明弘治八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。此书于氏钤印最多，有“于昌进鉴赏”、“于昌进珍藏”“昌进收藏”、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本”、“于氏小谟觴馆”、“小谟觴仙馆”、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审定善本”、“不夜于氏藏书记”、“清俸买来”凡九方。昌进藏印于此可以概见，是书后归蒋氏传书堂。

《重雕改正湘山野录》三卷《续录》一卷，宋释文莹撰。宋刻元抄本。原为黄氏士礼居旧藏，有黄丕烈手跋。继归汪氏艺芸书舍，后为于氏收得。于氏书散出，胡珽从书估沈锡堂处借阅，过录一部，并为题跋四则。时在咸丰七年（1857）十月。转

归瞿氏铁琴铜剑楼。^②

《愧郗录》十五卷，宋岳珂撰。宋刻本，原为吴郡杨梦羽所藏，后归黄丕烈，有复翁手跋。继归文登于氏，其藏印有“文登于氏家藏”朱文椭圆印、“小谟觞仙馆”白文方印、“昌进考藏”白文方印、“清俸买来”白文椭圆印、“不夜于氏藏书印”白文长方印、“不夜于氏藏书印”朱文长方印、“于昌进珍藏”白文长方印、“于昌进鉴赏”白文长方印，凡八方。此书后归铁琴铜剑楼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上海涵芬楼辑入《四部丛刊》，影印行世。末附张元济跋。

《续幽怪录》四卷，唐李复言编。南宋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本。原为黄丕烈藏书，有黄氏手跋。后归汪士钟，继归于氏。于氏藏印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”白文长方印、“湘山心赏”朱文方印、“不夜于氏藏书印”朱文长方印、“昌进收藏”白文方印、“清俸买来”白文椭圆印、“汉卿寓目”朱文方印、“种如何树人”白文方印，凡七方。咸丰后为瞿氏铁琴铜剑楼购藏。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商务印书馆编入《四部丛刊》续编，影印行世。

《曹子建集》十卷，魏曹植撰，明复宋开宝七年本。钤“不夜于氏藏书印”，后归李盛铎，今藏北大图书馆。

《山居杂志》二十种十四册，明汪士贤辑。明万历新安程荣校刻本。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”一印。民国间为浙江书估粹芬阁主人收得，不知又转售何人。^③《中国丛书综录》著录二十三种，疑此为不全之本。

《庾开府诗集》六卷，后周庾信撰。明嘉靖、隆庆间朱曰藩刻本，原为汪士钟所藏，后归于氏。于氏印有“于公好”、“昌遂读书”、“于氏小谟觞馆”等印，后归蒋氏传书堂。

《张说之集》二十五卷，唐张说撰。黑格旧抄本。字似明人书。黄丕烈藏，有黄氏手跋。此书大兴朱筠椒花吟觞藏有宋刻本。

为三十卷，而丕烈未得见。朱氏宋本后归诸城刘喜海，遂不可踪迹。今可见者仅有椒花吟舫传录宋本。丕烈藏本后归汪士钟，继归于氏。于氏印有“于氏小谟觴馆”朱文长方印、“于昌进鉴藏”白文长方印。是书后为罗振常所得。

《孟浩然诗集》三卷，唐孟浩然撰。宋蜀刻本。是书黄丕烈得诸桐乡金氏，有黄氏手跋。后归汪士钟，继归于氏。于氏印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书”白文长方印。后为聊城杨绍和所得，是海源阁中仅有的于氏藏本。^{②4}

《刘宾客文集》三十卷，唐刘禹锡撰。明万历黎民表刻本。黄丕烈旧藏。复翁朱笔校后十卷并跋。后归于氏，其藏印有“小谟觴仙馆”、“不夜于氏藏书印”。民国七年（1918）归罗氏蟬隐庐，傅增湘亲见之。

《白莲集》十卷附《风骚旨格》一卷，唐释齐己撰。旧抄本。明冯班、清何焯手校，焯为二跋。后归汪士钟，继归于氏。于氏印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本”。民国间为罗氏蟬隐庐收得。

《鄱阳先生文集》十二卷，宋彭汝砺撰。清沈彩手写本。彩为吴兴故家女，能诗工书。此书字迹轻婉，实为难得之精品。后归汪士钟，续归于氏。于氏印有“于氏小谟觴馆”朱文小长印、“于昌进珍藏”白文长方印。后经蒋氏密韵楼，为涵芬楼所得。傅增湘曾借校，改嘉庆二十三年高泽履刻本讹脱380余字，又补脱文17行，佚诗一首。为此书最善本。^{②5}

《苏老泉文集》，宋苏洵撰。宋刻本。未见著录，唯李详《愧生丛录》提及。

《石屏诗集》十卷，宋戴复古撰。明弘治刻本。原为璜川吴氏旧藏，后归黄氏士礼居，有黄丕烈手跋。继为汪士钟、文登于氏、瞿氏铁琴铜剑楼递藏。于氏印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本”。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商务印书馆假于瞿氏影印，辑入《四部丛

刊》续编。

《翦绡集》二卷《梅花衲》一卷，宋李昉撰。明末汲古阁影宋本，精妙无匹。后为汪士钟、文登于氏、张氏适园递藏。^{②6}于氏印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本”。

《玉笥集》四卷，元张宪撰。旧抄本。前有明成化五年安成刘□序。书中钤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本”。民国间归罗振常。于氏复有经钜堂重录本，八卷，藏印同上。是书后归傅增湘。

《蚓窍集》十卷，题明云间管时敏撰、西城丁鹤年评。明永乐元年刻本。卷末有清何焯手书诗一首。后为汪士钟、文登于氏、蒋氏传书堂、北京图书馆递藏。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傅增湘曾借校。书中于氏印有“不夜于氏藏书印”、“小谟觴仙馆”、“湘山清赏”、“清俸买来”等。

《鸣盛集》四卷一册，明林鸿撰。旧抄本。此本原出邵铜刻本，文中有缺字空白，殆由原本模糊，抄者一遵原刻行款，是其可贵之处。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审定善本”白文长方印。后归德化李氏木犀轩，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《树经堂咏史诗》八卷，清南康谢启昆撰。清道光五年树经堂刻本。文登于氏旧藏，后归李氏木犀轩，今藏北大图书馆。

《玉台新咏》十卷，南朝陈徐陵辑。明崇祯六年寒山赵均刻本。文登于氏小谟觴馆旧藏。题曰“南宋刊本”，盖经坊贾割裂寒山跋语，搀染乱真。后归潘景郑，有潘氏手跋。^{②7}

《重校正唐文粹》一百卷，宋姚铉撰。明嘉靖三年东阳张大轮刻本。为嘉禾顾元定、文登于氏、德化李氏，北大图书馆递藏。于氏印有“种如何树人”、“昌遂读书”。

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三卷一册，题花庵词客编。抄本，抄手精整，的是毛氏风格。为毛氏汲古阁、艺芸书舍、于氏、袁克定、涵芬楼递藏。于氏印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觴馆藏本”。^{②8}

《蓉塘诗话》二十卷，明姜南明叔撰。清抄本。前有明嘉靖癸卯（1543）陆深序，后张秉壶跋。有“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”白文长方印。后归德化李氏木犀轩，今藏北大图书馆。

以上共收录四十一一种：经部二种，史部六种，子部十四种，集部十九种。其中宋刻本八种，宋刻元抄本一种，宋刻明刻互配本一种，明刻本九种，明铜活字印本一种，明影宋抄本三种，旧抄本十二种，明抄本三种，清抄本二种，清刻本一种。当然，这些藏书仅是于氏小谟觞馆中的一小部分。然而，其藏书内容之精博，版本品种之多样，已令人惊叹。于氏父子昆仲都喜爱诗歌，对书法和绘画也颇有兴趣，因此所收子部、集部图书较多，由此形成了自己藏书的特色。遗憾的是，他们没有留下藏书目录，我们不可能窥其全豹了。

注：

①王献唐撰《双行精舍书跋辑存》第218页，齐鲁书社1983年8月排印本。

②清叶昌炽撰，王欣夫补正，徐鹏辑《藏书纪事诗附补正》第629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排印本。

③光绪《文登县志》卷九，烟台诚文书局民国十一年排印本。

④杭州大学图书馆编《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》第51页，1965年7月排印本。

⑤同③

⑥同③

⑦民国《牟平县志》卷七，山东印刷局民国二十四年石印本。

⑧李盛铎撰，张玉范整理《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》第64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排印本。

⑨北京图书馆编《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·目录门》第1册22页，油印本。

⑩《德友堂书籍目》第63页，民国排印本。

⑪傅增湘撰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第767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9月排印本。

⑫沈津《海外之图府—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访书记》。见《书品》1988年第四期59页，中华书局排印本。

⑬王重民撰《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》第122页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排印本。

⑭同⑪

⑮冀淑英撰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第102页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排印本。

⑯同③

⑰李详《愧生丛录》，见《国粹学报》，清末排印本。

⑱袁行云《清代诗集叙录》第2628页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8月排印本。

⑲王国维撰《传书堂善本书志》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据稿本影印本。

⑳林亚杰撰《篋书剩影录》，宝岱阁1961年油印本。

㉑罗振常撰、周子美编订《善本书所见录》，商务印书馆1958年排印本。

㉒瞿良士辑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4月排印本。

㉓粹芬阁主人编《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》子部第29页，世界书局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。

㉔陶湘辑《涉园所见宋板书影》，民国影印本；王文进撰《文禄堂访书记》卷四，北京琉璃厂文禄堂民国三十一年排印本。

㉕傅增湘撰《藏园群书题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排印本。

㉖清张钧衡撰《适园藏书志》，清末家刻本。

㉗潘景郑撰《著砚楼书跋》第313页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7月排印本。

㉘张元济撰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，商务印书馆1951年5月排印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图书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